



眞
繫

ル 5
3254
24



九 5
3254
24

滇繫書目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藝文第八冊

楊一清

自訟稿序 懷麓堂稿序

張含 正德丁卯舉人保山人

轉注古音略序

王廷表 僉使阿迷人嘉靖甲戌進士

送楊生廬墓還序

藝文目錄

八之八

昭
和
六
三
一
購
求

楊士雲 給事中太和人嘉靖丁丑進士

轉注古音略後序 見素林公生祠集序 東平振旅詩

序 江祀編序 重刊家禮要序 送李君廷實知都勻

序 董氏族譜序 甯邊茂績詩序 重觀滇海序 三

宴鹿鳴序

李元陽 荊州府知府太和人嘉靖丙戌進士

初刻杜氏通典序 贈王通守序 送舒通守序 雞足

山別王屋山人序 送楊太守考績序 楊太史六十序

送趙學使序 送孫太守序 贈太和令劉君序 升菴

七十行成稿序 楊副使平定武定諸夷序 平南集序

守備陳君善職序 看山樓宴集序 再送莫太守述職

序 迎莫太守復任序 通志序

張合 副使保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含弟

貴精集序

高對 參議太和人嘉靖乙未進士

雲南進士登科考序

許鑑 副使石屏人嘉靖乙丑進士

贈雲撫劉公西征緬甸序 贈劉公東征羅雄序

梁 佐 參議太和人嘉靖丁未進士

丹鉛總錄序

史旌賢 副使雲南縣人萬曆庚辰進士

繩山俚言序 贈儒行冠帶金徵君序

包見捷 戶部侍郎建水人萬曆己丑進士

試田圖籍序

閃繼迪 吏部司務保山人萬曆乙酉舉人

刻宏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楊向春 諸生雲南縣人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楊忠亮 同知石屏人萬曆丁酉舉人

素陰草自序

王元翰

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南岳草自序 未焚草自序

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贈江川李邑侯序 德鄰篇自序

送李藩伯入覲序

李 東 太和人明副使

宏山楊先生文集序

李元陽

贈蕭賓川序 贈胡南江序

陶珙 姚州人明知府

重鑿雪山詩選序

滇繫

藝文繫

趙州師 範荔屏纂輯

楊一清自訟稿序

臣一清初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乃宏治甲子冬十二月北虜潛伏河套間擁眾入寇甯夏守臣失利遂入犯環慶固原甯夏陝西兩鎮守臣交章告急於朝我孝宗皇帝從本兵議命臣兼巡撫陝西地方經略防禦乙丑春正月始拜勅即馳至固原以便官處置戰守未幾虜遁歸乃大閱將士定令約法顧各邊廩藏空虛粟芻無旬月積有警調兵無取給臣用

滇繫 八之八

藝文

是懼上疏極言之事下戶部奏發內帑銀若干萬兩開各運司鹽課若干萬引招商轉輸及分官市糴量邊城大小險易積粟芻有差時號令方新仗國威信商民輻輳莫敢愆期於是沿邊庾廩充盈士有鬪志是冬虜再入寇恃我兵糧有備得以無恐已而延綏甯夏諸將數與虜戰輒復失利本兵議以諸鎮權無專制不相爲援以至於敗正德丙寅命臣總制各路軍務進右都御史久之虜遁去因徧覈各鎮兵糧空虛如初又以便宜招納易糴邊庾各漸充實是年冬虜復擁衆入套烽火絡繹至臣揚兵耀武以待之虜不敢犯明年丁卯春渡河北遁屬臣有疾

得請歸江南逾半載分遣部使稽核邊儲使者奉法凜凜寸牒禽黍搜剔無遺鈎距文致唯恐弗甚維粟在廩維芻在場歲月既久濕腐耗蠹有所不免於是自委吏而上至於撫巡無弗得罪者詔獄所逮無虛月日而臣亦坐是被逮詣京師戊辰夏四月二十二日錦衣使者至鎮江臣既就繫次日渡江舟行至徐州使者慮聞座阻隔遂舍舟由陸至德州又慮途淖行緩復登舟五月十一日由河西務車行就獄蒙恩憫臣病令羈候於外十二日出僦民居以俟命是後凡三上疏不報六月初九日始得旨致仕以病未愈不能入朝具疏謝辭十三日出城時暑氣

方熾假宿城東姚氏居凡十日至張家灣宿杭氏莊園又十餘日爲七月七日發舟潞河八月初九日還鎮江先是聞百官罪繫頗慘半死於篋楚其以邊儲坐者責令倍償傾其產不足械繫經年不得解故使者之來親友皆爲予危送之江濱相望多泣下予不改常度或問曰先生何恃而不恐予曰恃一點赤心耳故初渡江時有細檢平生生死亦安之句自是不廢吟詠然桎梏在身不能筆記旋卽遺忘比宿京邸記而錄之纔數首羈候以來至於莊宿舟行觸物感興動有述作多自咎之詞蓋審分度勢固有宜然者矣何者芻糧所坐誠得以自解時同事有讓

予者曰使公向不多積則無今日之累予曰不然居其位則事其事凡所當爲者豈可虞後患之及遂輟不爲哉且邊儲乏矣而不爲之處則大虜入寇勢難聚兵地方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臣之身亦恐不能自保夫惟所積既多不惟一時藉其用予解任後自丁卯至己巳邊人所仰給猶舊積也予方私喜以爲功雖得罪其何辭顧後之爲撫巡者過輿覆車他日必有任其責者矣若予之自咎則有說焉器非大受而秩進都臺之尊才本庸常而任專總制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凶又曰負且乘致寇至凡予之所履皆盈滿之境有招凶致寇之道焉而又自信

太過好惡太分明無容物之量保身之智是皆人非鬼責之所宜加朝廷之所以處臣者可謂仁愛忠厚之至而臣得以餘生老林下爲太平一閑人志願足矣何怨何尤自被逮至還家凡一百六日哀集所作得詩一百一十九首因名之曰自訟稿俾兒曹藏之

楊一清懷麓堂稿序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是已今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謂立言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敘之爲文咏歌吟諷之爲詩可以考見得

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閒氣挺生於重熙累洽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石所刻卷帙所錄幾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指授輒有時名中年亦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衍而爲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裨政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閒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無足取

彙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傷於局而不暢
近或習爲廋詞硬語使人不復可考以是爲古所謂以艱深文
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才絕世獨步一時而充
之以學問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倔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
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
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彼月煉旬煅以求工者力追之
而不可及也譬之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
指麾百執事各任其職未嘗有叱咤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
卽之者傾心至其衆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愈

遠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底柱旣乃
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
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
名滿天下而自視欿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
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世者而謂其
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
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
後稿三十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講
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

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聞所取士閒從所知得副本乃與同知王君仲仁輩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餘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為指摘疵垢不少隱顧庸惰不立少而習焉老而未能測其谿徑况望窺其堂室哉然平生企慕之懷得托姓名於不朽以為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為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之內閣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為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張含轉注古音略序

世繩政渾

但渾鳴

應鳴靈函典閱

蹊

而文字隱隱弗見世契政

亂

治亂訾訾世圖政斤斤擊

怪又音牽

擊觀鳥制文命龍肇音函乃

泣闕乃啓靈若若雉雉殷殷翼翼典繁吻蝟歷蒼姬閭羸亦漢僉氏百流叢殘九雜靈焚體彰世風荐降踵軼移馳鬱若馬而凡將元若雄而訓纂總條音義旁旁段形聲洞瑋隙艱讐辭醋翰理崛而指深不溺陳思深致懿哉世絀難陟易常檢不與應庖趨而俟廣遂無瑰目無頤耳是故政弗古由文淺而不郁文弗古由字局而弗該詎知符形也而義實殊焉體詭也而聲實平焉弗踐古迹乃觸奇而驚弗發今覆乃畫怕而固是故辭怕

匱陋而靡文俗澆漓而靡政政由文也文由字也楊子羈廿拱
兌古賁文概概論世尊鄉颯颯揚埒馬憫世習醜則原文慨
文匿彩則原字病字沈義則窮音駿網鴻蒐淵探嶽企乃制轉
注古音略弓三百二十削錯經刺子音叶而翎義析而晶可以
扶微學函雅故會會小子早知服膺則字沛字沛則文郁文郁
則世純世純則古振古振則有功於繩於契於圖於韻於羸劉
夫靈射典甘時窪乎則彰而復閉靈暈典覲時兆乎則閉而弗
彰若此則楊子功不在匡緯政枋在乎文不在飾羽辭華在乎
字夫躬道者首路光初者震軌楊子員文按藻天驥海鵬上下

趨越字與文與先耶後耶肆睹楊子文則幽奧不晦坦蔚不恣
瑯乎帝文朴乎皇質密經逸史必匡世奚弗行字亦有遲哉况
楊子於全文輕輕匝匝藏於心於今字博博蹟蹟發乎辭辭磴
而躬顯若若欲昭世揭日月泝河漢含也顧曉曉有喙哉畸於
今而牟於古畸於人而牟於天子也所乖於世也含也所合於
子也之文也之字也之政也之簡也世興道道與世轉以轉移
易之易者

吾滇之古文石淙相國南園少司農皆自爲起止絕去依傍
宏山大諫學經聞運以左國中溪侍御泛覽唐宋而自寫其

性情惟禹山則獨慕子有晦澁處有拗折處蓋此老師空同而友升菴欲于升菴空同外別開蹊逕而又不能出其範圍之殊少自得之趣然以較瓮牖繩樞塵飯土羹而謬誇真摯者覺瑤臺璇室鳳髓龍鱗亦是人間不可少之物也丁卯八月廿六日師範記于抱瓮軒燈下

王廷表送楊生廬墓還序

楊生世春者少孤母段育之勤嘉靖二年十月母死廬諸墓三載歸曩家君逸翁既封秋官尚書郎每日吾受天子寵命罔所報稱俗尚頑殄盍淬礪以勗諸人適見楊生喜命表敘將往賀

焉郡士夫亦咸屬表表按易曰苦節不可貞廬墓非禮也原其心而已人心靡同嚮往殊絕致力于所易者恒寡焉顧屑有難乎爲之自慰感之也輕廬墓匪可議矣况空山落葉風雨瀟瀟鳶邱鬼燐怖迺前後閃迳噴莫之往也廬墓豈易哉楊生未嘗學問知母不知死生知待母不知其他慷慨從容倏爾完久美質近仁者與聞楊生廬墓夜執于盜泣乞死墓傍盜嘆釋而去諸戚諭使還拒弗納謁饋者日繼人感于孝矣豈易哉豈易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楊生勉之

楊士雲轉注古音略後序

周保氏六書曰轉注者文字之變通也非轉文也轉聲注義變而通之自然之音也漢許氏以考老爲轉注轉文類尠匪通也宋王氏以長爲長行爲行行爲轉至轉聲類夥通也吳氏以諸韻相通轉聲相叶一字數音音函一義援古作證二千五百字奇轉注之極通之極也元楊氏以並累衆文互轉成注於文而弗於聲常也匪變通也夫六書相通轉注通音也音載諸經祖宗也子史而下咸子孫也知音可通經也升菴楊氏博學好古洞貫微娛正許之拘從王之正補吳之闕而昭保氏之教斯轉注古音略所以作也方諸韻補去取彌精數亦幾焉才老斯

道不墜之幸慰矣乎宜並傳也貳郡可亭趙君梓之傳也

人皆謂升菴至滇而滇之文運始開檀白石每引以自重袁蘇亭亦持此說石淙南園止菴舟屋且無論卽轉注古音略序禺山以奧博勝宏山以簡古勝升菴亦當心折考楊門六學士乃吳高河懋偶爲升菴言之升菴笑曰得無增子而七乎高河乃中谿之壻行輩甚幼是升菴亦不以爲然也後世遂傳爲典故今惟唐池南胡在軒著述零落禺山閒用楊體然如晉楚交爭亦各樹一幟王鈍菴寥寥數篇獨往獨來絕無依傍至宏山中谿全集俱在何嘗與升菴子隨聲附影蓋

滇自有文得諸公之酬唱而升菴不孤矣升菴于文原非當
行詩則沉浸六朝馳驟三唐都非諸公所能逮惟石淙足以
籠罩之願與宇內談藝者共証斯說當不以爲無稽耳師範
記

楊士雲見素林公生祠集序

生祠何昉乎周公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王命享周公亦曰明
禋休享斯後世生祠之禮之意乎而奉於民尤難也非有所私
感愛焉已爾非有所求遺愛焉已爾宏治初莆田見素林公以
滇副使巡金滄於時夷寇猖獗盤據於賓川首暴於趙四境震

驚公廼疏城趙以遏寇衝州賓川而衛之以治其地夷用屏息
民用安堵趙尤賴之咸胥慶以生公去胥念罔釋以事神者祠
公表祀事也效禋享也永愛于不忘也越正德庚辰巡察陳君
原習至曰是人心弗容已者祀弗可弗稱乃碑越嘉靖丙戌守
郡葛君志貞至曰某何敢拂民之好祠弗可弗葺又碑爰哀先
後祠祀及公在趙所詠爲集以傳且眎士雲曰子茲產受賜如
趙盍序諸士雲則起對曰昔晦翁以范文正爲宋朝人物第一
公在皇明猶文正之在宋也迹公蚤歲立朝諫憲宗請誅左道
風節挺挺與爲校理司諫者同治南中諸所興建迄今賴之與

守邠延者同晉用於孝宗武宗之朝撫江蜀殄寇亂與總西帥者同晚起於今上龍飛之日掌邦禁詰姦刑亂崇論欲議有裨新治與參大政者又同茲趙之祠與邠慶之祠同矣祠之詩文與富穆諸賢亦同異時廟享之配與魏國之封如周祀功宗享明禋者又將無不同斯則有國史以傳若是集尤可爲遐士之鑒云覽者甯不有感於斯

楊士雲東平振旅詩序

嘉靖丁亥冬十一月尋甸告變安氏之遺孽也戊子春正月武定繼變鳳氏之餘孽也二賊密邇於滇胥煽以動覆城邑戕吏

毗東偏石城南偏威楚遂合圍會垣要求劫脅勢甚熾守臣檄諸酋兵戰守以俟上命噫棘矣維時青城周公以副使飭戎櫟榆選武勇昭法令懸賞格厲兵秣馬馳至威楚逆擊賊回蹙之麓卻之慮其潛出間道襲我要害復馳至弄棟據諸險隘先扼之命下詔諸守臣尅期盪定乃馳至滇陽共圖方略公當分攻武定與諸道互爲犄角遂深入俘百人馘二百四十人招懷七百人諸道所獲未算焉無何元兇授首而尋甸之賊亦就擒於戲戮鯨鯢爲京觀馴龍蛇爲赤子紓九重南顧之憂戡黔中未有之旤公克成厥功者也茲振旅而旋鄉薦紳播之聲詩附勸

以九歌之義俾予序之君子曰惟用兵德刑政事典禮不可缺也伐叛刑也刑行則威柔服德也德立則惠安民政也政成則親和衆事也事時則利軍行有制典也典從則嚴賞共刑否禮也禮順則勸公皆有焉斯功之先定乎可歌也已行柄天下之兵可覘也已然則是詩也江漢采芑之前驅乎可作也已

楊士雲江祀編序

江祀編南瀆獻官太史氏撰也太史氏之祀南瀆者今天子龍飛楚甸光紹不圖分遣近臣以徧於羣望也祀四瀆者嶽瀆配天地紀綱天下之明神國之大事也作江祀者太史氏欽承休

命職當載筆宜頌鴻烈觀永久也廣哉淵乎幽明感通影響也休咎徵驗象類也黍稷馨香明德也玉帛精潔無苛慝也祝史薦信忠信也此頌之義也與序在位肆懿德懷柔及於河嶽一也至其往來在道形之永言亦風雅之遺音也蓋求友生懷兄弟誦山甫感時慨古兼之矣太史氏同官咸論之有以哉編總曰江祀重所事也太史氏者新都楊用修也

楊士雲重刊家禮要序

儀禮首冠昏終喪祭人道始終備矣節文度數詳矣而世降日滋廢且久矣於戲此文中子所重歎乎宋晦庵文公本儀禮采

諸家禮作家禮一書酌古準今簡易可行我文皇帝頒學宮其望於天下後世篤矣瓊山文莊公彙括家禮爲儀節尤簡易也今鶴田蔣公又省儀節爲四要彌簡易也期俾人人可行已矣公守廣平嘗以是書肄諸生力振頽風復之古道茲膺簡命貳滇憲詰邊戎行部大理亦以是書授諸生移風畿輔者以風遐士急於教訓正俗者與降典折刑者與吾令侯汝言請重梓用廣厥傳公可之郡守富川劉君亟謂令曰監司倡吾與若爲古之師帥也慎諸梓成汝言屬士雲序因讀而嘆曰要哉夫季氏之祭至繼以燭溫公之儀人所憚行非煩乎難乎效古之意不

泥古之文晦庵定論也而略浮文敦本實竊附孔子從先進遺意晦庵作書之本指也公兼得之哉夫要衆體所會者也易易知也簡易從也而禮之恭遜仁之忠懇義之時宜知之密察罔不咸已雖儀禮亦可槩也學者勗諸若夫下固生民之坊上裨聖神之化公之序悉矣學者釋諸

楊士雲送李君廷實知都勻序

都勻介甌貴間壤僻而險舊置衛兼領諸長官司稔於弗靖宏治中迄用大兵戡定之廼並設府專統理蓋衛主鎮府主牧鎮主威牧主化鎮以威而或戾不若牧以化而可馴也顧所統吏

成土授民咸錯種號最難理爲守者尤難於他守焉銓部必慎
簡其人以充李君廷實以右軍都督幕府擢守茲郡或者難之
予知君之優爲無難也天下之難馭者軍軍政尚嚴嚴近刻刻
則衆有弗輯之患君參幕府獨濟之以寬寬非縱弛之謂也宏
裕博大以爲容御衆之體也軍政尚密密近煩煩則下有多擾
之患君參幕府獨操之以簡簡非不事事之謂也剔繁舉要以
爲務臨下之體也執此以往何難於守亦何難於都勻哉史臣
贊循良曰政畏急張戒弗寬也又曰理善烹鮮貴崇簡也寬有
保字之仁而感孚之道著簡有清靜之義而甯壹之化成脫肆

威用智嗤黃霸笑卓茂雖中土齊民弗利也矧險僻難理者乎
昔衛颯守桂陽邦俗從化任延守九真徼外募義皆善用寬簡
移變邊俗者政迹章章有輝汗簡人心豈獨化於古而難於今
哉然颯嘗辟大司徒鄧禹府延嘗爲大司馬屬贊畫大猷夙宏
補益故所至有聲君先後兩參督府世勳宿將譚新甯郭武定
輩咸倚重之其爲衛任二子奚難哉行見都勻爲桂陽九真之
化矣君且行五軍幕僚合餞之以予在鄉曲知君悉屬序於予
予因道君之所以優爲者爲都勻慶也

楊士雲董氏族譜序

董氏族譜譜董氏之族也董氏之先可知者始祖蒙氏布燮成
入朝於唐考諸史咸通間也成以下世次不可知至段氏布燮
生生布燮誠誠生布燮昇昇生布燮慶慶海鄧川同知寶慶生鶴
慶知事旻嵩沙羅長官賜寶生救長泰宣尉學錄儁佑則歷宋
而元也旻生太和總旗惠以下救生恭以下則入我皇明矣夫
世遠族繁匪徵弗信譜之作難哉作譜者表溪巡檢仁鶴慶六
世孫也慨譜無存而幸碑表誌狀之尚存也爰遵譜例首圖系
次履歷次文獻可知者謹書之不可知者闕焉譜成將梓以傳
屬余序之士雲出鄧川公裔也竊欲譜而未成喜表溪之有志

也序曰夫自小史職亡大宗法廢而後世譜學興矣然多藉以
華氏族矜門閥非奠世繫辯昭穆之懿意也宋歐蘇始嚴立法
天下宗之然文忠尤以先世行於其躬教於其子孫者望於後
人明允亦曰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嗚呼斯制譜之
意奚獨奠世繫辯昭穆而已邪表溪謝事於家持身睦族克慕
前人其作譜拳拳於後之人者非徒爾已矣嗚呼後之人其尚
念諸

楊士雲甯邊茂績詩序

國家邊徼重地必簡命兵備臣蒞之準古兵刑合一之制蓋重

任哉頃議兵備兵民並寄卓異者必超格補用尤重厥任焉皇
上入紹大統登進英賢時川姜公既復儀部郎遂陟吾滇兵備
副使簡厥克任重也所蒞卽六詔之地化久未單草竊時起甚
而潛養旣階識者有隱憂焉公至奮爲已任曰平民罔不寇賊
乃始亂乃胥漸在古則然今豈異乎聖人乃命降典命平土命
播種命制於刑之中在古則然今天子命我亦其異乎於是宣
德意條方略動中肯綮又以賞罰鼓舞之一端近時玩愒之弊
踰時小革面大革心四境肅清頌聲流聞公何以得此哉蓋公
策馭酋豪必折跋扈必殄魁黨遏始亂也夾懷諸類必蠲苛政

必鐫戒石必嚴互察閔胥漸也山社有學必頒製訓必給經書
敷教典也疆域有守必險走集必嚴候斥奠居士也樹畜有業
必于牛種必墾汗萊必通貨市厚農生也干紀有法必矜胥過
必刑怙終教祇德也而治內也尤恤民隱慎彝憲敦風教禁淫
慝以爲慰撫觀示之方不遺餘力於戲此明天子之命古聖哲
之法惟公式克欽承而備舉咸宜矣夫遏始亂則旣弗滋閔胥
漸則禁可理敷教典則化奠土居則安厚農生則足教祇德則
中內治修則外益甯非公明以照之威以震之才以運之德以
本之烏能一弛張操縱間而邇安遠甯之若是耶是可徵公之

卓異矣刑可措兵可銷克副茲重任矣茲奏最有日鄉大夫士
樂公政之有成慶遐士之有遭且非可以久公也標事列圖彙
爲聲詩以歌之屬予序之昔卻缺有言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德莫
可歌其誰來之今公之德孰非可歌者乎欲人弗歌德乎其預
有勸之道乎雖然此公之德在一方歌於一時者耳行將簡在
大廷超格柄用以總憲度振兵機望愈隆任愈重移一方之甯
以救天下德之可歌愈大且久書之史策被之管弦與天下後
世共之今日之歌矣足以盡公哉

楊士雲重觀滇海序

本朝聲教四訖稽古作程內簡臺史外列臬司觀風於天下
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於下非省方觀民何以設教嘉靖乙丑
聚峯毛先生以臺史觀滇維時中官肆虐罔遏巨室封利罔恤
戎心叵測罔馭曰茲惟亂本不可長亟疏論狀咸得請大闢罷
鎮羣醜警服迄於今賴之報命中傷左官壬寅以僉臬再至再
巡洱海攝詰戎兵維時棘眈久逸難變陵德敝化難開草竊潛
作難弭甚而金沙可達難於謀始曰茲亦惟亂本毋狃乃教事
事必民淫嚴斥堠議請疏江圖永久餘風用殄畢棄咎亦罔不

咸賴升庵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鄉大夫士歌之進予序之於
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六童觀罔鑒趣順謂之童觀斯昧六
二闕觀寡鑒從順謂之闕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
生觀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有融先生德
兼三四應上近五故茲觀風上裨大觀下裨觀化雉可射狐可
獲戎可戒孚可革寇可禦大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
永利休哉可歌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澤州楊公觀滇有辭罔
俾二公專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咸若是獨滇
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楊士雲三燕鹿鳴序

鹿鳴燕者國家賓興賢能之盛典也三載一舉天下同期御史
以按臺顛臨試事燕焉都御史以撫臺首修文告燕焉諸有事
於試者燕焉登諸鄉書播諸天下後世者也嘉靖癸卯白崖劉
公撫滇適其期上邇戊子厥弟五泉公按滇適其期又上邇宏
治己酉厥考石坡翁按滇適其期父子兄弟三燕鹿鳴天下古
今鮮有儷者自昔父子舉士若楊氏於陵嗣復有矣兄弟未也
兄弟判臺若李氏峴峘有矣父子未也三世益州若周氏訪撫
泊楚有矣節制一道未也劉氏非天下古今鮮儷者與矧西夷

未靜玩愒成風石坡翁大振臺綱一時震肅東鄙甫平戍卒內
訶五泉公力遏亂略帖然底定頃邊境雖宵戒心叵測白崖公
先事承圖增拓防守既揆文教尤奮武衛咸有造於瀕故石坡
翁歷都臺撫貴竹貳留部訖晉尚書五泉公歷銀臺尹京兆丞
都臺撫山右白崖公行且正台席握樞筦追配於考媲美於弟
而光大焉咸有辭於永世尤天下古今鮮儷者與雲獲誦三燕
鹿鳴之什竊爲天下頌且慶吾滇之有遭也於是乎書

李元陽初刻杜氏通典序

唐杜佑作書二百篇爲綱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

樂曰刑曰州郡曰邊防序第相因之旨斯在矣按唐書本傳祐
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精於吏治不事皦察相民利病而上下
其計賦君子稱佑治術無缺云先是劉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
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廣其缺
參益新禮爲三百篇題曰通典其事覈其理密其識精其言約
以詳其見直而達其取類邇而測量遠豎儒後生有能手其編
而誦之斯可以談當世之務而施於有政矣顧四方無刻本學
士大夫轉相抄錄寢以訛舛窮鄉願學之士希闊不得見者或
終其身嘉靖丙戌元陽獲讀中秘書手錄一編篋之遊行四方

蓋無一日離目下丙申以御史按閩乃謀於福州守胡君有恒聚諸生十有四人於學宮較梓以傳夫科舉之業將以明體適用以教天下乃業者不尚本實而務誇侈於是廣註彙標之書盛行於天下士有誦所不當誦習所不必習者博而寡要耗其心力而於當世之務往往正牆面而立吁可哀也鄭夾漈作通志略而通典廢馬端臨作文獻通考而通志隱殆猶少隋珠曰何不爲巨齒之盈庫也噫其亦弗思甚矣余爲此懼故輯諸儒經務之論凡若干首附次於編以徵通典爲經國之要異乎鄭馬之誤矣

通志通考亦不可廢我 國家開三通館重爲刊校文治之盛度越千古矣惜先生未及見之也

李元陽贈王通守序

廉吏不恒有於天下者儉不足也乃有敝衣癯貌觴冰豆蘗常祿之外一毫不以入其私廉孰有愈于此者及夫承挹貴勢結納兵旅則取諸民以致其腆緡甚或破長格越宿例巧迎逆推百方糜費以邀一時眇矚之譴出謂彼民曰吾不爾索已矣爾之費烏可以已乎退又謂人曰吾惟不私吾橐卽日費無算於廉乎何傷又有以避嫌爲廉者卽一啓齒一投足可以爲生民

利者一切逃之若將浼焉又有以潔己爲廉者隄防止於其身而胥吏狃狃以噬彼民則曰吾一身不染足矣一身之外吾安能關鑰之哉夫是三者皆不得謂之廉夫廉者儉之至奢之反也儉者不私一物今之儉者小有利害則自私之念崢嶸於其中或至病民以媚世是猶不免於奢安在其能儉也古之人一介不以取人一介不以與人可謂廉矣至其爲心則一民之饑猶已饑之一民之寒猶已寒之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甯空乏其身苦其筋骨不忍一日肆然於饑寒無告之上蓋無所爲而爲者以此立身卽以此敷政有所爲而爲者律身

則然而敷政則否噫此古今人之所以懸絕也試思財者民之心也吾之所爲廉於吏者恐傷民也今財之在民者吾旣不能敷摺節愛養之政而曰吾自無欲是何異於紵人之臂而棄其食語人曰吾未嘗奪彼之食庸何傷其亦弗思甚矣清平小溪王君通守大理質性貞朗操履清介近代所謂廉吏君實足以當之至其節省民財綜覈利弊嫌疑之地漠然無所動於中盤錯糾紛可驚可愕之任皆毅然擔荷而不見其氣之屈知有法而不知有已知有民而不知有家是則非近代廉吏之所能及者嘉靖乙巳春遷君提舉百姓泣涕欲余一言以自其廉於世

因述其事如此以對百姓云

李元陽送舒通守序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不貴有昭昭之節而貴有冥冥之行夫士之方仕也矜名檢重然諾策駑礪鈍毅然以古人自期待有不屑一世之心及其境變遇殊事衰勢去乃不委於消息盈虛之運遂一弛其曩日之所爲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廻視其初有如隔世人之觀已蓋成兩人此豈其勢然哉其初之所修飭將以求其所大欲而非其本心也是故勢利去而忠衰於君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嘻道不明於天下十以聲利相欺

其弊固至此哉平田舒君以蜀之雙流令通守大理郡守雖異於令然階級不甚相遠君在雙流五年御史薦已至再矣國家之制凡郡縣七品官經一薦者例得取京貴非臺諫則六品之屬也獨君不得京貴而得六品半刺人謂君位不當才自是將弛其操乎六品無京貴之望無乃綴其志乎乃君益自砥礪發憤不以遠臣自菲薄人方以此賢之會有蜀檄爲雙流一怨家所讒人謂君特立獨行孤貧寡助行且不利其操其志尚望其有終乎而君坦然一節自聞檄以至罷官既歷寒暄取予之際秋毫無玷嗚乎凡今享有鐘鼎之貴招權納賄惟日不足君

以郡邑小臣顧斤斤焉自拔於聲氣之外然則官之崇卑勿論也兵法曰戰北而旗不靡轍不亂者有將焉以君之清心自將敗者官也其不敗者我也吾苟不敗雖千萬人吾往矣然則事之敗與成可勿論也郡大夫偉君之行載酒崇歲寮吏餞之於郭門之外逸史李元陽爲之辭吏揚鱗語曰君歸其廬不愧屋漏以儀型其鄉人大夫有望也爵三更而別舒君名魁別號平田居士

李元陽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山川之雄散在天下極遊觀之趣其道有二一曰絕累二曰假仕百錢掛杖寄蹤五岳此謂絕累而遊披繡雲而餌丹藥朝姑射而暮蓬瀛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短晷知未待也萬里一官不求厚祿此謂假仕而遊跡崆峒而施朱紱朝承明而暮清謁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有分知不可求也雞足山在天下之西南與蜀之峨眉浙之補陀山西之五臺楚之太和兩河之王屋並峙宇內爲方士高衲騷人墨客之所快覩余曩叨使役其於天下名勝之地不遠數百里皆往觀焉顧於諸山有至有不至自罷官以來萬慮消歇獨耿耿爲懷以不見爲闕者獨王屋一山耳家居七年始得遊雞足同遊者二十二人方休

側逕躋層巔踞石而嬉分饌相食自謂茲遊有絕累之意忽聞
林麓金笳與鳴泉松風相為鳴咽比至則王屋山人邢君以贊
賓川來從吾也君家本河南熟遊王屋借余倚杖而升至石壁
崢嶸則曰此似王屋之棧至崑竇空峒則曰此似王屋之洞作
叢薄披銀榜葉榆碧其盈視雲霞吁其駭矚則曰其王屋之曠
哉入丙谷穿林樾羲和不能信其時勾芒不能一其令則曰其
王屋之奧哉攀石磴之嶙峋與猿猱而並技捫石門乎千仞叩
聖迹以徘徊仰而嘆曰噫嘻此其王屋之所無也於是罇我大
壘烹以五鼎余曰止金仙之教食不求美醉則亂性矧禹惡旨

酒孟卹聞聲今旣挹沆瀣於天端飲清虛之勝氣又烏用炙以
為甘醪而為渥者哉君乃屏鮮肥而饒溪毛罷齊瑟而怡弄鳥
已而夕嵐在山寺聲遞響谷緬白雲人亦就睡君乃與余篝燈
淪茗依袈裟大石而止焉余問之曰觀子之器允宜大受而不
卑小官殆假仕而遊者乎君曰應舉不得一第思為萬里之觀
以畢初志云爾今將躋太華登岱宗觀溟渤求吾廬而止焉時
東方未明紅旭方吐憫烏兔之推遷慨滄桑之易邁乃歌曰
天宇浩浩兮蕩其無垠山岳列峙兮揮手霍衡烟莽迥互兮峭
嶮嶙峋彤雲斐亶兮寂其無人仰冲天之控鶴兮思飛錫之應

真陟降信宿兮凌彼星辰危崎嶇而著足兮罡風正而忽躡羌
中天而懸構兮閱縹緲以離塵倘石扇之鉤開兮吾得遣有而
爲賓衆香馥以揚烟兮漱元玉之芳津廻俗罵以長驚兮世車
非子之等倫渾色空以冥觀兮庶合轍於大鈞

李元陽送峽山楊太守考績序

大夫峽山楊公爲大理三年而郡大治明年上天官考績山夫
谷民接踵入城市願一覲大夫面以紓其思且詣士人而請曰
余郡十易守無如今守之廉而仁者乃若其績天官悉知之乎
夫自大夫至而吾鄉聞雜犬甯我民罔訟矣天官知乎曰否自

大夫至而樹藝被於岡陵斥鹵可田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
至所晴而旭禱雨而澍若農時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
郡遂有卻金之吏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費不損民恩至
矣獨危者以安偷者以涪士專其業工賈坐肆天官知乎曰否
然則奚爲而考也曰天官以稽會簿書第其勞績矣問者輒然
作曰款余哉余目覩十易守其於稽會簿書奚不能也奚必今
守而以此第之哉李子聞之曰嗟哉觀俗於國難觀政於野易
不其信乎夫士所謂績非績也民所謂績固真績也天官之考
乃不於其真而以績爲憑者勢使然也且夫政莫難於無訟道

莫大於格天節莫潔於卻金慈莫普於卹鰥之四者公皆有之
郡人皆知之山夫谷民能言之然而不書爲績者難書也天官
不之考也蓋視蔽則眩形俗同則忌異昔者荆人抱璞別而不
售仲尼飯黍使者哂焉久矣正賞之不見於天下也而况巧言
飾貌之習雜然並與天官何從而辨其真也是故立制以待中
人考其所易見示其所易能而已余故曰勢使然也勢成習習
成風斯天下相期於稽會簿書之中而大夫乃特立獨行後其
法令之所及而急其法令之所不及宴然中堂而坐使四州三
縣之民曉然得其意於頤氣指使之外噫示民以政入人淺語

曰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度大夫之謂
與

李元陽升庵楊太史六十序

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達人觀之若旦暮耳
茲非所謂無量壽乎然則黃髮兒齒期頤耄耋與蜉蝣何以異
哉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
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塊然器
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
用也此皆與氣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常存不以少

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所謂真我也而世之人往往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於前憂喜躁乎中汨於其情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成都升庵先生寓螳川今壽登六袞仲冬之朔爲初度辰從游弟子輩欲稱觴屬余作文以爲壽余曰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後學請以文喻夫文者理義之發越也理義無形因文而見理義也然則真我無形因身而見有我也謂文以顯理可也謂文卽理不可也謂身以顯我可也謂身卽我不可也文學之壽以切計切壞則變而理義不隨切而變也

客起而問曰詩書所稱於所尊親往往以壽爲祝夫豈不知修短蜉蝣而顧以此願之余曰壽天形也形則陰陽五行司之可以人禱故臣爲君禱子爲父禱少爲長禱盡心竭力以冀萬一云耳若所謂真我之無量臣雖忠不能以之奉其君子雖孝不能以之與其親幼雖愛不能以之讓其長是故祝願不及也雖然旣祝其壽祺旣願其難老則其諷動之機亦自有在將必謹六用之戶牖調五臟之役使耳目聰明元達而省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脈絡甯定而不泄精神內守而不馳若然則真我卓然而立望於往世之前視於來世之後尤不足爲也豈

直百年日暮之間哉然則詩書所稱壽考蓋其徵矣有身云乎
哉余居隔千里不能從羣弟子之後謹以壽說質於先生先生
倘入無窮之門以至無量壽之域某也願爲之前驅
李元陽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嘉靖三十二年春以雲南提學使趙公陞四川右參政客有謁
余者曰趙公負一代詞章之望學術儒雅淵源六藝觀其爲人
蓋長於文者用之於學校誠當其才若參政之職理六府治穀
貨司水土以養民爲務夫人各有能有不能昔伊尹之興土功
也長脰者使之畚鍤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僮僕

者使之塗地任使效技各盡分而立功焉若公者薦歌聲於郊
廟施典策於朝廷乃爲當器今茲之遷毋乃枉其文而用非其
宜乎余曰不然文也者隨時而發隨寓而形不必皆詞章也是
故禹以平水土爲文益以刊草木爲文稷以教稼穡爲文契以
正彝倫爲文故凡經紀大事彌綸治效皆名曰文然而禹益稷
契之事君立言其得稱爲文者炳炳烺烺見於詩書可考也謂
之文詞可乎顧其所以爲文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今參巴
蜀之政得爲則阜茂廩籍和鈞關石不得爲則箴調規視以告
司農矧今邊餉不支東南告匱中原之所仰賴將不在益州矣

乎夫益州之險財賦之府也其人則長卿淵雲觀其賦蜀都則今日之物產食貨當與古所云無異是宜得儒術之臣搜採圖籍上下古今揜利病以權國用向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爲公膺是選當益蓋有深意焉公將爲禹益稷契之文乎抑爲長卿淵雲之文乎惟公擇而取之非陽所能預也

李元陽送孫太守序

大理爲郡雄於滇西蓋南詔故地據滇之上游西控驃國北制吐蕃聯山爲屏巨澤爲襟旣稱奧區而賓旅川至故自設郡以來綰銅章而稱太守者皆尚書郎發軔曹省識高學博明達治

體者然後爲之及其蒞治率皆尚威貴猛厲聲變貌謂董遠民之道宜爾也然而政日察而民日離今日繁而民日擾刑日急而民日玩於是弛察以翁離省繁以舒擾緩刑以救玩然民革其貌而不革其心從其令而不從其術信其昔而不信其今何哉爲其示民以外而不由衷也嘉靖間分崩孫公以真定守補此邦始至之日寮屬傾耳謂將有所諭也而公不之諭百姓延頸謂公有所誠也而公不之誠則見淵默虛襟坐於堂上事至而應之剴然切於幾宜訟至而斷之犁然當於人心不務察而物無遁情不繁令而事皆就緒不尚刑而頑梗讐伏行之期月

湖山內外旄倪士民曉然知公之心如赤子之於慈母有所恃而得以自安昔之挾官以侮民恃黠以規取者皆無所施其巧矣嘻果何道以至此哉亦惟一念之至誠惻怛爲之根柢云耳語曰科條備而民有僞態言語多而行有不掩詎不信乎嘗論循吏在漢僅稱六人黃霸在三公之位其斧藻皇度不爲不重而列於循吏西京人材之盛彬彬多文學之士亦有嘗爲守令者甯列於儒林而不列於循吏其慎重循吏之選有如此蓋治天下未嘗乏才求其至誠惻怛以出之則難其人耳今去西京千數百年文法益密民俗益偷於此有能以至誠惻怛爲政如

我公者豈易得哉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忠之云者至誠惻怛之謂也秋七月吉公述職北上諸縉紳設祖帳餞公於郭門之外欲余有言因序以爲贈

李元陽贈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蜀雅雲峨劉侯歌鹿鳴起家授吾太和令以忠信自持甫及三年遷順州太守邑之民懷侯之德攀留無從也其爲士大夫者相率賦詩餞之以泄吾民之私而以手簡授余序余曰昔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觀焉懸水三千仞圓流九千里魚鱉不敢近鼃鼃不能居有一丈夫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難

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能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也亦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自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况於人乎夫自諂諛奔競之俗成天下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其間雖有自好者欲挺特有以自異然大吏挫之行輩忌之來求而不得者譁之左右前後無非此習雖欲自異卒不可得而異矣嗚乎世道至此其爲險巇豈直懸水三千仞圍流九千里哉有若吾劉侯其所謂丈夫者乎侯之宰吾邑也自

涖任之日至遷秩而去一以愛民爲主始終一念惟知有民而已政務宜於民者上官曰不可已必曰可有弗宜於民者上官曰可已必曰不可有側目於旁而不顧有誣誚於路而不問盡已之心直而行之惟知有民而已若侯者可謂全乎忠信以自拔於風聲氣息之表而懸水不能使之沉圓流不能使之溺者乎余聞之忠信者道之異名也苟由之而不息於道其庶幾矣侯行矣予日望之

李元陽升庵七十行戍稿序

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瀘至滇涉路三千厯四十日

真繁

八之八

藝文

三

浙夜衣成詩百餘首題曰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某既卒業
乃以書復先生曰存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窮而不
躓厄而不憫人鮮能有之讀先生之詩則此物勃然躍於吾前
矣夫老則衰者形也窮則躓者勢也厄則憫者情也曰形曰勢
曰情皆物也遷變而靡常也彼不物之物老而不能使之衰窮
而不能使之躓厄而不能使之憫歷萬變而不變者也古之聖
賢蔬食飲水夷狄患難其樂不改者用此物也先生之於詩其
有得於此物乎哉夫以顛童齒豁之年憔悴間關人不堪其苦
猶有忍於追脅不使甯處者是誠何心而先生之詩才情之妙

韻勝調雅昌如軒如皦如既不類七十老人語又不作羈愁可
憐之色此非所謂不衰不躓不憫者乎士之以文詞自命者曰
是可以不朽某嘗病之以謂文詞卽工語卽有倫謂之曰不徒
作可也而曰不朽則未也蓋不離乎物也夫所謂不朽者必在
我有不物之物外不變於形勢內不變於識情其斯爲不朽乎
編之外能使先生不衰不躓不憫者是其物矣幸有以教我
李元陽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嘉靖四十五年逆賊鳳繼祖陰結諸酋以武定叛大司馬呂公
奉行天討維時材臣奮厲並興副使彭城魏材楊公以飭戎瀾

滄提兵從事矢鋒兩集炮聲雷迅百里之內原草爲赤賊乃引去泳江而東衆謂賊旣過江莫從踪跡山險逕澁木密巖傾凶危之機孰不寒心公偕盧公力主窮追深入其阻望影揣情知賊不遠益修戎器益簡師徒堅壁高壘勢必得賊卒之渠魁授首逆儔就戮先是姚安土酋高鈞陰與繼祖約煽動箐夷爲內應公察知其情出彼不意縛詣轅門逆賊折其右臂失望孤立魄奪魂消此則公之見識超卓炳於幾先者矣今凱旋所至數郡胥慶以爲凶逆旣殄一道廓清固大司馬窮神觀化通幽洞冥之所致而楊公之敢勇當先算無遺策尤文人中之所僅見

理宜標表以詔無窮於是大理屬郡文武縉紳之士問詞於余余曰昔者孔子在衛對其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嘗讀魯論至此掩卷而思曰文武果二道哉及讀詩至文王之什一則曰伐密二則曰伐崇夫詩三百皆刪於孔子乃詠歌文王而獨陳其武功蓋嘗三復之而後得其說矣夫文王之事君子所必具而兵凶戰危不得已而後用故他日於門弟子發之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曰懼曰謀非文明柔順者其孰能之其孰能之夫司馬董之於上諸公承之於下凡以安百姓而敷文德也公等之深入志在得賊戒士卒

毋抄掠毋輕動以人和召天和故我營有慶雲之祥彼寨致隕
星之異豈非文德之明驗與然驗非偶然公非襲取必學之於
素養之於預而後能也昔康惠公以文事武備名當代魏材公
乃其仲子也况又有難兄難弟忠義相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
古之學者既習射御於禮又習干戈於樂然後以之服官且猶
未必盡適於用今楊公以文章登高第筮仕出文郡其久於文
思也尚矣一旦用之於武如駕輕車就熟路某故曰家學淵源
有自顧不信夫因書以爲饒歌之引

李元陽平南集序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削平夷
寇師旅之間不乏文雅或形諸吟咏或見於品題諸所著作流
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功頌德或勒銘以傳或鋪
敘以贈各言沾沐麻庇之懷不一而足有儒生者集而爲帙欲
陽一言以弁之陽旣卒業乃仰嘆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
之時常挺生弭亂之人以預爲之所不然生民之類糜爛泯滅
靡有孑遺矣吾南中郡縣與蠻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獷悍以戕
害生靈者往往有之然未有如鐵索赤石崖獫狁諸夷之甚者
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乃盜野牧之

牛羊又莫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
行旅而奪之貨既而虜男女要令賄贖既而剖孕婦烹孩童初
時二三十人爲黨既而千而萬橫行州縣造偽印馳反檄武吏
戍卒莫之敢撓嗚乎寸蚓穿堤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千室
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爲姑息不早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
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振怒冬十一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
崖遂襲鐵索川斬馘巨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麓第其
罪惡之輕重而生殺之春二月東征獫狁賊方猖獗而王師忽
臨賊衆自相蹂踐元兇百二十人一時授首維時孟夏西賊既

東寇亦滅雖一二餘孽鼠伏奔走大勢既定餘無能爲奏凱
而旋萬民歡悅山川草木皆有榮輝豈非天愛斯民挺生忠烈
英特之士不先不後適當其時以弭禍亂而拯斯民於水火之
中耶試思治亂安危雖關乎天運亦係乎人事南中自此不厘
朝廷南顧之憂其端在此二三子之輯爲是編所以警姑息而
勵匪躬其於王道非小補也故不辭而爲序
李元陽守備陳君善職序

姚安之鐵索箐賓川之赤石崖夷賊部落二十餘處長鎗勁弩
流劫村屯二百年來其勢益熾殺人孔道之上不避旌麾虜士

庶之家迫臨城郭蔓延四出莫之敢撓萬厯改元之冬兵部侍郎兼都御史鄒公兵備副使新都楊公出其不意提兵深入搗其巢穴斬首以千級賊黨悉平因奏置軍營以鎮之選可以治者得大理衛指揮陳君化鵬陞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漢土官軍哨勇兵夫七百餘人駐守其地起建營盤灰燼之餘瘡痍之後萬山之阻豺狼之區鴟鴞夜鳴魑魅晝嘯壯夫掩涕戍卒銷魂殆非人所宜居陳君既至揚旌奮矛盾召麾下而誓之曰吾奉部院兵道之命蒐蕪兇孽願與汝等同甘苦同休戚汝不吾從法在不贖士衆皆稽首曰敢不惟命是日下令伐木陶甕

召匠畫址彌月而廨宇完再月而廬舍具方其草創之初礮木臥石豆雪飡冰乃君躬親撫字寒者給衣饑者與食卹其苦痛若在己身病則醫藥以救之死則棺殮以瘞之士衆感動不督而勤所以力半而功倍也於是陟降原隰相度土宜可田者田可樹者樹均給士卒俸爲終焉之計然人情易遷非家室不足固其心捍勞忍苦非身先不足以感其人乃迎老母挈妻孥絕統綺而事耕鑿舍粱肉而甘藜藿二旬之內聲應氣求箐谷變爲閭閻悲泣變爲歌謳雞犬相聞市肆漸集忽聞新命下以君改備騰越一時吏士皆失所望嗚咽莫不失聲吾郡縉紳恐後

來者不知今日創作之難欲余鋪敘其事作序以爲贈余曰善成者不必善守善守者不必善終繼陳君而爲備者果能躡其積而不失斯善守矣不作聰明以亂舊章斯善終矣其書此文於懸壁以爲戒

季元陽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飲食燕會遊觀之事君子不廢然非地則賞不永非人則事不盛非誼則神不和非規則道不常備斯道也而後爲旅食之正乎吾郡佳山水環城之西鬱然而聳翠者點蒼山也層巒沓嶂烟雲覆冒屏列諸峯凡十有九而溪澗稱之騷人墨客之所歷

仙人佛子之所宮蓄黛而泉歸翠而石者百里之內無處無之然躋陟不利於耆宿杖履或間於風雨此看山之樓所以作也作樓者誰吳夏雲氏父子因其祖考之貽而修飾之以與鄉士大夫同樂者也樓在郡城中西窗二十四檣施珠簾垂翠幕雖近車馬之衢然非其人則不得入故外望者以爲仙居焉初夏雲以詩名其子懋亦以詩名父子愛山之興百倍恒情每出城至泉石之次輒浩歌忘返或暮夜爲嚴城所闔或爲風雨所阻甚至數日不歸後子懋以爲不宜於老人因告父曰吾祖之樓西望蒼山近在咫尺枕席之上無不得山者何舍近而圖遠乎

夏雲曰然遂葺之於是風晨月夕鄉大夫之賢者相與登覽焉披窓闥俯闌檻鷓冠羽衣相顧而指曰某水某溪吾童子時釣遊地也某林某泉某盤某阿昔之達人廬之今或失其故矣鶴雲之西邱壑隱約庶幾有隱君子乎東俯洱水慨然嘆息思唐喪舟師爲六詔所據今吾與子遭際清時得以禮樂教其子若孫以免於左衽者誰之力乎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比歲豐熟宵及婦子而吾與子得以致官於朝歸老於家而有此山之樂者又誰之力也夫利其惠而不知所自者衆庶也知其幸而不時其樂者貪夫也詩云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貴及時也然不思

致身於理道不以貽善於子孫樂於身而憂於心未足訓也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此吾與子之所宜力者也復有避席而言者曰今日之樂止矣夫勝以成賞和以表事誼以達志規以敦俗今日之樂止矣然無窮者山也須臾者人之生也彼以其無窮我以其須臾則悲喜相仍其中燥急雖坐於樽俎之旁邈然與山不相似見猶未見也噫抑知吾亦有無窮在耶但未之思耳吳氏大理人夏雲名堯獻仕至墊江令子懋號高河仕至

階州知州

李元陽再送郡守丹崖莫公述職序

真繫 八之八

藝文

三

明制合數州縣爲一郡而建太守握符以統馭之以上下其考而州縣一切巨細之事皆稟命而後張弛之故太守之於州縣有師道焉然得其道者或寡矣夫師道云者非期會簿書之謂也其身任而人從之儼然有頑廉懦立之風則效不期而至是則所謂師也彼以法度束縛操切於上以爲鈐轄者未矣海康莫公之爲榆郡也可謂得師之道矣方公之始蒞也伸冤抑清囹圄警墨吏疏滯案興教勸學敦禮樹義更僕未易數此可見公之不苟於職矣然世有能吏或庶幾焉未足爲庶寮師也若夫下一令而衆聽悚然竄一字而老吏吐舌發奸摘伏如見肺

肝此可見公之無微不燭矣然世有察吏或庶幾焉未足爲庶寮師也若夫心存淡泊故屬職莫敢利於官志在惠施故黎元得以保其業出一令而惟恐病民發一言而惟求省己故有識者皆謂公有爲己之學而不可以聲音笑貌觀也善乎程伯子之言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也爲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今因公之政觀公之心故知公之學爲己之學也史曰太守吏民之本吏民之從太守如草之從風水之從器也詩曰牖民孔易言從上也大理爲郡州四縣三聯山阻水里風各異

剛柔沃瘠習氣亦殊撫摩蘇息莫不以我公之心爲心子故曰
公之道可以爲庶寮師也向使公於道無所得則貌從背違百
姓有向隅之泣矣師道云乎余側聞庶寮之言曰太守如公何
忍負之故公未言而人信未令而人從雖七十子之服孔子不
是過也爲己之學在是矣道凝於獨信孚於人誠之不可揜如
此夫萬厯丙子秋七月公當入覲州邑之長吏徵予一言爲公
贈遂爲之序其事如此

李元陽迎郡守丹崖莫公考滿復任序

夫三載考績則必課其績之最與劣以登名於吏部謂之績滿
官無大小莫不然也若夫列郡太守古諸侯之位其考績之典
有非恒職給於供備而已御史大夫觀其化導臺使察其讞平
方伯稽其征賦臬使廉其刑名學使資其講肄戎備覈其防警
而守巡一切之政莫不據之以爲措施申避之地譬之作室上
官畫式太守則運斤者也爲上官托諸空言太守見之行事其
爲績不可謂不難矣下而屬州若縣言不得其平則有質成民
不得其願則有赴愬上交猥如下交紛如自非量足以容敏足
以辨智足以周勇足以決其職有未易稱者陽齒踰八千家食
數十年事太守若而人矣其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講肄防警

能容能辨能周能決克稱厥職者非無其人然謂之吏才可也
謂之行道則未也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仁
覆天下矣余於此有以見我莫公之績有非流俗之所謂績者
公以萬厯乙亥涖吾郡今二年矣其撫吾民也若慈母之於赤
子先其意於赤子之所不能言而預爲吾民圖之吾民之困於
供億窮於力役也久矣自二百年來俛首承之以至於殞斃猶
自以爲分之當然父而子祖而孫如在井中宛轉以死而不敢
望井上之人一引手焉何也以世鮮知德也夫德者不忍人之
心也惟公有不忍人之心故節用愛人已任其勞處民以佚亦

莫知其所自又慮後來之不必然也乃竭盡心思曲爲立法俾
四州三縣之民薄斂時使而公私並濟官免不均之訟民免殫
力之勞推斯政也天下之平不難矣余故曰公之爲績非流俗
之所謂績也夫禮義生於富足供億力役不以病民富足之道
也旣富且足則於化導讞平征賦刑名講肄防警猶水赴壑坂
走丸特易耳不量而容不敏而辨不智而周不勇而決皆根
於不忍人之一念云耳公考績回任其寮屬縉紳父老兒童迎
公於郭門之外歡聲洋洋謂予逸史不可無紀遂述公行道之
實以爲贈云

海
按志稱莫公名天賦海康進士萬厯初任慷慨有爲岳鳳之
變城守戒嚴人情洶洶適天賦覲還調度有方百姓安堵陞
按察副使後祀名宦

李元陽通志序

史稱兩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鴈門西南永昌
永昌在南中爲遠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時滇池出龍馬四
白鳥二因徧置學校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
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又據兩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
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

唐天寶以後邊無良吏羣夷忿怒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
而不取二百年閒隔爲異域兩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斯
時能不荒漏者寡矣矧文獻哉我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
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焉英帝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
爲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爲明備正德閒前輩括圖經
爲雲南志尚多闕略隆慶六年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
中首詢闕事惟時方伯長樂獅岡陳君學使長樂一水陳君以
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
損益約四十餘條徧布列郡俾覈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齒

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筆焉頃之學使涖郡得以咨白義例面
承指授然雖勉強操觚恒以年終爲懼會大巡侍御解州兼山
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養齋郭公相繼按蒞皆蒙贊其決樂
其成事有不吝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粵稽歷代史山
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
通典玉海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證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
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韋臯崔佐時徐雲虔所
爲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輿革損益兵饗經費一切成規攬
撫野史蒐訪耆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

題部掣爲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於域民故以地
理爲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設卽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
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
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上而功德有思
生於其鄉而行誼可述故官師人物又次之祀典所在必敬百
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
又次之羈縻雜志末之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
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無間析而第之爲一十
七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爲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宦業

子奪人物則有宗工鉅匠持衡於上非陽所敢預也

張合貴精集序

夫古忘於言次言而擇多則下矣生今之世奚能忘言言不能忘又多以冀傳是惑也昔人言之集者多矣疇克盡傳故君子有言必擇以冀擇之謹有傳道也然而耀積者自采弗良崇協者交差弗亶多多擇鮮此實致之升菴先生曰吾禺山兄丙戌後所爲詩若文慮其多而未有亶於擇者也乃爲擇爲集命曰貴精禺山兄欣以受曰子良於擇雖十去八七吾奚憾故君子曰觀楊子之亶於擇張子之言而見其明而直觀張子之欣於受楊子之擇而見其悟而虛二子之可傳者夫豈特其所擇之言焉而已

高對雲南進士登科考序

國家以試斂才以才熙載特重進士之科按禹蹟雲南梁州域成周合梁於雍漢張叔樸榆人從司馬相如授經歸教於鄉文獻之傳始此至章帝元和間滇池龍馬出甘露降白鳥見學校之建始此唐大中初舉進士者四人元進士王楫輩若而人雖爵里無從稽然科第之始亦可槩見况厥山金碧厥水昆明諸所稱爲形勝者皆天地奧區奚可竟以靡莫逃服視之哉大明

一統之盛聲教廣運日際月域不冒同文雲滇譽髦興於膠庠者類多中州裔族國初開進士科滇人卽與其選宣宗朝議分南北中卷爲會試之制滇人入中數肆我皇上紹統中興道久化成策士於廷茲踰十有四舉滇人士益鴻漸矣涵沐深仁邁逢泰運彙觀鉅光有以哉粵自洪武甲戌迄今嘉靖乙未滇士李忠以下僅百三十有奇視諸兩畿鉅藩濟濟彬彬尚未及什之一然服官有內外列秩有崇卑歷履有順逆功業有顯晦要之天下士勢所必異而竭忠體國之心未始不同制名以共永也亦豈特一時之榮已哉對也鄙叨與厥名無所建立弗克副

稱是愧惟滇之家藏各登科錄近者尚存遠者或湮後視今猶今視昔爰稽吾滇之登進士者刻之於是闡往獻勵來哲繼自今此我滇人士風響雲蒸奮庸緝熙偕天下士翊我聖世萬萬禩文明之治滇山川亦無疆惟麗哉

許鉉贈雲撫鳳坪劉公西征緬甸序

靖一方之難以貽四海之安者其千古英雄乎夫天下一身也一肢偏累則全體不甯受關外之寄而使羽書日聞疆場日駭騷動及於天下是誠有不能一日安於其心者於是苦心焦思深機曲算激勵將士以誅鋤兇暴使屈強者避帳席藁面縛頭

搶而一時之人莫不長歌大什心碣口碑以圖丹青而垂彝鼎
此一方明受其賜四海陰享其福之驗也非千古之英雄而能
若是乎則我大中丞劉公其人也今天下論邊患之烈莫不曰
黃砂磧之天驕青海城之本耳是皆舟車之可至未足爲難緬
甸者思機憑爲狡兔之窟世濟其惡王靖遠十三年利執以致
茅土之錫者也亂山如沸邃箐如井不水而蟻蝮千針不霞而
瘴嵐五色不雨而愁霖滴樹不霄而苦霧常冥今爲莽噠哩據
之憑山川之險惡肆土酋之跳梁則有百倍開國之初者矣木
邦等五宣慰千崖等三宣撫孟達等六長官大侯等各府州安

撫諒山等十三承政今皆屬之誰耶不爲莽之腹心則爲莽之
爪牙不爲莽之菟裘則爲莽之甌脫王靖遠沐昭靖數十年所
經營以納貢者旣已竊據猶自貪殘不已欲斷金滄之水倒順
甯之城以正兵廢大軍於金騰而以奇兵走石屏取滇海幸劉
公下檄以元江兵控三江口以新臨兵控白虎塘以全省土官
之兵盡成騰永賊聞有備遂不敢越封疆尺寸地而侵滇地毫
末之利然其相持竟未退也諸將受擒久居思欲一擊公下令
以今日之事可養銳不可爭鋒可用智不可鬪勇以主待客以
逸待勞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一時人心

或以將略非公所長而公力請忠勇慣戰之將遴選壯毅有謀之士多捐金帛廣布閒謀相猜忌者我得因而摧貳慕中國者我得因而招徠一年之間賊氣之銳者挫聚者散代者來來者或遁公曰可以戰矣是以一戰而取罕虔再戰而獲岳鳳三戰而誅莽朝禮四戰而緬甸之老營盡退兵矣邊圉底定宿寇蕩平威儀復見於漢官永洗甲兵於不用於戲赤幟已拔趙乃知捐棄背水之拙雪夜已擒吳乃知不取狼山之迂向使公前不少需以待其衰則地將無民後不決戰以乘其敝則民將無地其守而敵不知所攻攻而敵不知所守公真老於籌畫而爲千

古之英雄將歟持革竒木薦之兵食肩挑臂負之運以征窮邊絕徼之地取捷猶尚如是脫以戰艦萬艘突車千乘附之燕然瀚海之勒何足道哉論公功者不知當靖遠昭靖誰某閒也公蜀之重慶人父祖兄弟名滿天下天下論衣冠之盛若秦公之賓客蹴踏老泉之家庭師友莫有出公家之右者而忠孝則其衣鉢也祇今淮蔡功成裴公應登輔弼西賊膽破韓公應入平章吾不知滇人思公而尸祝當何時已也石屏士民感公再造尤甚欲余以言達意余明農以來文字荒落姑述其大概如左按緬酋莽瑞體於萬曆四年冬卽結諸蠻爲亂岳鳳乘閒襲

千崖降緬至十一年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會疏請討用劉
縱鄧子龍大破緬師擒岳鳳十三年平羅雄斬者繼榮大臣
任封疆事如世曾者可謂賢於長城矣乃終以無知之蘇鄴
覆覈劉天俸冒功致削籍同天俸李材均含沉寃惜哉

許鎡贈雲撫鳳坪劉公東征羅雄序

世宗在宥之四十三年某叨鄉薦上春官道經羅雄州見竄夷
載道寃聲震野訊之曰羅雄士官者濬被其子繼容所囚凡濬
之左右用事悉加芟艾州民驚疑奔命四出失其產業不得不
呼天號泣也某扼腕曰天子神聖財無巨而不誅繼容敢爾耶

兵在其頸矣已而抵京寂無有於其事者後二年穆宗卽位又
後六年今上卽位亦無一人談及繼容之逆余歸眈眈又經一
紀常喟然曰何元惡大慙得漏網於清明之時至此昨歲客至
林下報曰繼容就戮矣某曰孝道之大資之可以事君充之可
以保四海絜之可以平天下固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
柱石也者氏大悖不容于世宜矣然何以遽戮此防風也蓋繼
容猖亂以來更撫臺者七更察臺者十有二更藩臬守巡者百
有二十略無一人上片紙之奏請一旅之師以聲其罪誅其人
明天討而正王法者惟以羅雄疆土適入滇咽喉之樞而繼容

纂據乃負隅莫撓之虎萬一舉事不捷全滇不復爲國家有矣
故甯悔不爲不悔不止不然曾征元江矣罪人未必得而徐布
政已殞於賊鋒曾討武定矣渠魁尚未除而張僉憲先碎於寇
手曾屯十萬於阿尼山矣小寇猶安處而楊都司已雉經於輜
重之失鄒司馬亦鳩彈於陷沒之多是皆地阻偏僻尚不能成
運手掉足之績而况敵守要害亦何望收扼吭拊背之功哉若
我劉公風雨在其呼吸宇宙在其掌握甯肯休兵以招兵而厭
亂以養亂也乎推其心故欲揚繼容弑逆之罪昭示天下然後
整兵滅之以朝食而後可也獨念繼容二十五年之通寇內恃

其固外恃其援除之無漸則內應外救表裏受敵故日夜擘畫
絕口不道羅雄一字而整飭兵馬專意西征雖繼容跋扈亦容
忍以益其疾又驅賊莽而使之去則去牽岳鳳而俾之來則來
鞭耿馬而欲之歸則歸綏蠻漠而諭之輯則輯招八百媳婦而
領之獻琛則獻琛檄三百八渡而申之堅壁則堅壁繼容之腹
心羽翼已盡矣乃托以他盜集兵於羅雄之旁近且賞繼容之
功不異於諸冠帶之國而繼容肆意大安忘其身之極惡窮兇
始一鼓以登彼無憂之山迅雷急電掩耳瞑目之所不及君親
大倫等於天地忠孝大義炳於日星論及於此見止乎不得不

止者乃所以全天下之大命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者乃所以立天下之大功南人昔稱諸葛天威其斯之類也與蓋繼容之惡浮於三苗世宗末年帝堯倦勤之時也穆宗六禩大舜舞干之候也今上十四年則大禹徂征之日而我公適頒伯夷分北三苗之命矣雖功成名高而每一發兵髮鬚爲白識良工之苦心者誰與故爲東征記以續西征之序

梁佐丹鉛總錄序

古之君子宏搜徧挹達觀拓於無垠研蹟綜微睿炳極於無內故其學浩邈而不苑宥密而能疏始於博終於約融會貫通斯

足以立言翊道爲貴耳賤目者一滌矇瞶此固有待於學力之精專而尤有賴於天賦之獨粹否則貴五車十乘之富者博之未周而或限於知宗去註離經之元者約之無物而竟無所得夫孰能兼之吾師升庵楊先生峻發川嶽不世之奇氣復益以家學正傳自童子時擬過秦一論人已預知其不凡其所業一目可爲終身誦及登殿撰直史館聞見溢而考索真人莫能窺其際信謙學力天賦而獨領其全者也白流寓吾滇好學無厭著書自恬托江湖之逸思喻巖廊之宿忠翕功業之耿輝繼微言之絕響暇日著丹鉛餘錄摘錄流有刻本藝苑珍之惜其不

多見戊申秋佐自司馬部奉使歸省度金碧之關樞衣於高曉
圃中先生以佐受教有年且慨後晤之難迺盡出丹鉛三錄四
錄別錄附錄閏錄諸稿授之佐噫先生是錄豈輕授哉亦豈易
見哉授之於佐固有深意而見之於世若待厥期一披閱之間
凡天地造化古今世運人物制度文章俗好方言以及於鳥獸
草木之煩細盡乎變矣其中爲先生所闡明者乃象緯諸編所
未載山水經誌所未採子史說文禮樂遺經所未具博雅志士
訓詁諸家所共由而未之察者先生直指其源而考據悉備引
證互明持獨斷以定羣囂固非鑿之以臆見附之以口耳者也

譬諸星海浚源由崑崙之墟放之東下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滄
壑溪澗紆迴萬折汪洋不涸隨其所足皆可適於海蓋先生所
發者皆世之聰明所未發者也其所考者皆世之學力所可考
者也發其所未發則見之者爭快考其所可考則從之者不疑
佐乃刪同校異析之以類合而名之曰總錄捐俸以梓時上杭
尹趙子一重夙慕先生之學率師生有識者督刻而成之廣其
傳於海內先生在滇手著不止此有轉注古音略古音餘篆韻
索隱奇字韻古雋韻六書博證詩林振秀談苑醜翻古今詩選
皇明詩鈔四書表傳風雅逸編選詩外編拾遺墨池瑣錄古文

韻語五言律祖唐絕爭奇赤牘清裁詞林萬選水經碑考異魚
圖贊禪藻集滇載記滇程記諸書不盡梓於世佐因存其名以
俟博學大方搜而廣之與茲錄並傳可也

史旌賢繩山俚言序

余入巖穴深矣蜀李生獨訪我於叢桂之園夫千里命駕者何
如人哉寥寥千古是爲難耳閒出所論著乞余言弁之生汗血
才一顧而價倍再顧而羣空在驪黃牝牡之外於余言何有憶
余自辛巳出宰中川生籍籍以文章鳴試輒高等已又以古文
辭鳴會戊戌余復以分藩至稱子若壻經師生咄咄資奇氣每

抵掌劉蕢之不遇未嘗不歔歔罷酒然年漸衰而心益壯好古
不厭喟然曰吾何以一第爲母忘吾所論著可矣夫屈平廢而
騷成孟襄陽死而詩傳豈異人任哉益發憤下帷上下千百年
得時從縉紳先生遊或雕龍揮灑或倚馬應酬其文則若山陰
雪夜沁人肌骨望之冷然又若驅車大行歷險角奇而轂不摧
令人神王蜀去洱四千里而遙生髮亦鬢髮短矣游何快乎卽
不必楚其聲爲騷而五言偏長何遜襄陽焉夫士居恆攏纓自
許率虛矯跡弛高談漢魏求當於古之人又論著不已出率好
彈射以爲亡奇否則見謂臨模耳乃伸紙濡毫輒口噤目眩不

識漢魏爲何語若耕牧豎然惡在其爲士也生卽不得志於時而咄咄負奇氣遊道日廣自今猶軼步未見其止也余津津望之矣

史旌賢贈儒行冠帶金德宏徵君序

士之品紛如也未有卓然各求其志庶幾於不辱之誼者金君德宏爲士垂四十年以孝友聞一旦罷庠序之遊用建儲恩列之冠裳顯矣其言曰士修之家而獻之廷得失何常惟有聞於後者稱焉夫一時軒冕若浮雲掣電然奈何輒以品士也有是乎徵君之善求志也乃今之得志於時者何哉結駟連鑣旗鼓

在御沾沾爲里閭光寵顧稍失大吏歡無不督過以爲磨礪我不則三褫及之而退又與時浮沉無所表見是兩失之也孰與爲德於鄉若尼父之慨慕於隱居求志者使流風餘韻千載如一日於不辱之誼爲庶幾耳必規規焉結駟連鑣而後可守內何時可爲乎試觀伊之耕焉而隱傅之築焉而隱尚父之釣焉而隱其出也卒成格帝之勳輝映千古此物此志是兩得之者也不然爲周彥倫之移文殷深源之書空所謂兩失之者也徵君曰吾言吾志而已何至進退無據以貽移文書空之誚爲也有先人負郭之田以供餽粥將爲龐鹿門之躬耕乎不則吾邑

饒山水誰得障吾遊者將爲孟襄陽之自適乎否則北窗一枕東籬一觴將爲陶彭澤之逍遙乎孰與今之得志者始乎震熠而卒以消阻也史子憮然久之曰有是哉徵君之求志也夫隱如龐以耕以食守確矣隱如孟以遨以遊神暢矣隱如陶以觴以咏節完矣天定矣斯非不辱之志耶余嘗遊宇內足迹遍十之七所云失大吏歡卽無不督過退無所表見者孰如余余愧愧而幸徵君能求志庶幾於不辱之誼何可謂無聞於後也乃從孝廉諸君之請而爲之言

爲一捐納人作序說得如許切至而于其人無一溢分語理

足于中故詞暢于外

包見捷試田圖籍序

萬曆戊午滇闈論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間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廉得二地道里疲露狀慨然興懷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使雜處而今其言龐其事亂故聖王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土良病遠涉業營公田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牂牁也方策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嗇廩費哀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圖

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敘不佞不佞竊歎公澄清萬里
功績卓爍非一而此舉之大有造於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
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末聖朝道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羣
科舉之額視昔浸加乃士子于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
鳴鶉薦目之爲捷浸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彙征於泰茅皆作
于公之膠續以賈其餘勇則其志開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
士爲造士愛人爲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
人士宜何如所嚮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山曰
水曰鴻鴈曰松柏而蘇子瞻釋以勉士之動欲難進靜欲及時

爲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又惓惓于完地利識天時耕穫
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
要非區區博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爲俗學之戒然
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子瞻之深意也夫千里比
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乎宜益知勉學以無爲石田
庶不負公矣

閃繼迪刻宏山先生存稿語錄序

儒之見嗤於世者章句耳英特之士屬厭擊悅汗漫百家詎不
亦脫俗自命迺高者潤辭賦卑者資口耳嘗試撮其進止周折

質之朝誦而夕維者一切不合也斯其去鞶帨作先合幾何而
傲言自命爲由是聲施國家察情事者翹然表樹率功見言信
遇褒衣博帶無當名實之輩甚或反刺豈儒者非耶其所爲儒
非耳當年累世之誚弗見謂欺我矣宏山先生無書不讀其由
詞苑諫垣而起官坊也每不樂就冥鴻高引甯惟是讀書深山
迺官諫垣時慷慨言天下事首以端本立極獻天子而阻交師
正歷元薦拔善類抑何不遺餘力也而居鄉卽貧無負郭顧絕
迹公府弗受餽遺及採石病民又趨當路疏止之如郡名議正
黜僭號也金江議開防叛微也此其出處之際何如嗟乎僅僅

蠹魚窮歲抱甕牘自喜乎哉予生也晚未獲從先生遊然聞
諸里中前輩又與先生之孫遂初氏同舉于鄉更悉先生蓋居
敬守靜博物有道之士身心性命立其大者安必長守其言爲
見言信哉語錄具在千百什一耳海內鉅公往往見索遂初氏
謀梓之書來屬予弁其端予章句晚進何能知先生顧頃襄老
慈事力剗世俗誦修供設諸惡狀壹遵儒禮以自範感先生先
得我心幸莫大焉雖然先生秉禮喻俗而俗化予以禮自勉而
俗齟齬澆德涼何辭于先生第特闡先生之道以告來者

先生諫章無從尋覓得閃公此序而避人焚草之風愈可想

楊向春皇極經世心易發微自序

見

運闔闢以成元會運世而不已者理與數而已數由理生理由數著未形之初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理者太虛之實義而數者太虛之定分也故河圖兆祥伏羲因之而畫卦孔子因之而作大衍皆所以成變化行鬼神發明河圖之數也自孔子沒後之言數者流於術而大義晦矣至宋邵康節得李挺之之傳著爲皇極經世書其命象自爲一家形於道卽大極動靜之機著於文卽伏羲奇偶之畫

自無生有自有生無也夫無之生有者無極而太極也有之生無者動極而靜也或有或無天道之妙一動一靜太極之根往來相資屈伸相感資其器遂成天下之文感其變遂定天下之象故在天則有日月星辰雨風露雷以成其象在地則有水火土石走飛草木以成其形在人則有情性形體色聲臭味以感應變化消息盈虛循環而不已焉是故以元經會以世經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無不該貫蓋得伏羲畫前之易而發孔子之所未發者要其本旨則皆原於易也夫易一也易之一卽道之中也中者人之心也故曰天

向一中生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所以爲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正其心平其氣無私於心無反於義義理融會其道中正卽物窮理而盡性知天之學亦在其中矣易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生死卽太極之動靜也不動不靜不生不死是道之一也是以大衍之數一變而爲七七七四十九也七變而爲九九九八十一也數旣極於九又復於一人旣生又復於死明其理知其數則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而萬物之得失人事之休咎皆可得而前知矣此皇極之所由作貫理數而一之者也有志於數學者不可不求其理有志於理者不可不求其心

求心之要舍靜何以哉走自受讀以來徒析其文茫無所獲靜養之久一日豁然而前知之道得其肯綮觀象玩占罔不應驗迺敢折中微詞多述舊聞以理爲經以易爲緯輯爲六卷名曰心易發微凡造化之原陰陽之妙與夫卦氣之盛衰聲音之唱和體用之變遷策軌之斷例靡不備焉昔人有言理究伊川數窮康節如詣其極則亦一而已矣是書也雖於邵子無補而初學之士亦可得其大略而爲觀物之梯航也故不敢自私錄之以求正於有道者

楊忠亮素陰草自序

古今多嗙者元放超絕無如漆園叟彼從崑崙頂上下矚縱橫
諸家如蛙爭如蟻戰惜當時未有解也東方曼倩能談諧使漢
武亦嗙亦笑意不可一世而卒不露其旨陶元亮性恬而決詩
澹而遠遇酒便飲輒醉於王江州若相識若不相識最癡最高
康節先生月窟天根靡不研入皇極經世一書內聖外王渾然
具備安樂窩中陶陶自老周孔以下何可及也余髫年喜讀南
華覺眼界空幻見羶逐者小有得自矜許者則狹而睨之然性
愚直不喜詭遇慨世態反覆以白爲黑變蒼爲黃不自含婉而
抱孤憤以直之以此齟齬於時東方五柳余甚媿焉生平好異

書論詩論文最厭平俗昌黎以下諸作者爽心豁目非其所願
謂少陵可學而至惟太白儂才絕世互古無兩及長吉飛卿此
等意格宇宙間却不可少是徒以管窺豹而莫能以象罔得之
也性好飲脫略世事逢人緩急死生之際捐棄前惡不吝施與
天下士多知余者然簿書刑名非余志也若夫軍國之利害機
宜廟堂之謀謨舉動聞則憂憂則慮一得之愚於國事未必無
補惜乎祇自知之也嚮遊閬川絕不道隻字謫楚攝蒲圻逢督
學魏公稍出數語夫嗙而素者何也嗙以抒其素也頓忘其爲
空質也素而嗙者又何也行素而無不自得也未敢作願外想

也自丁未迄今人情牛馬世眼青白備經營過境雖踟如我自
坦如境雖蕭如我自澹如似於逍遙之旨安樂之趣微有解也
古之偉人乘風雲際日月勛業在匡襄世運何曾以文章表見
亦有隱居草澤伏在下位或有其具而不得其時於是洩之詠
歌宣爲議論彼以爲世道雖不藉此人亦見天地不虛生此人
爾此漆園康節諸叟與禹臯稷契諸公更千萬年爭光於宇宙
者也惜乎余之有志而未逮也

王元翰送毛直指按滇復命序

安邊徼所以安朝廷譬之肢體無疵癘之患則心腹享安和之
福國家建官惟直指使最稱雄職蓋舉安民全柄挈而付之然
安之之法亦惟是察吏治爲要耳益牧馬者先去其害驅羊者
亟鞭其後舍是卽雄矣而民弗安滇越在萬里天日之遼法紀
之疎道途之阻以故有司者經其塗狎其法迂其天非天性堅
定間亦墮其祓濯吾觀它省直指使若嗟若漕若屯若茶馬循
流撫摘吏之墨者巧者縱彌縫於此必暴露於彼民之蠹者猾
者或脫網於此終扞法於彼計三年所按几吏若震而竦焉者
惟一惠文之斧而已矣惠文而可信徑關捷誰復摧其鋒而議
其後乎故他省直指巧者墨者不數月不期年竟敗滇則不必

敗卽敗亦飽欲而倦飛時耳而上焉復以是非之謬佐低昂之偏於是乎干和而雨暘蓋天是於乎召怨而盜賊載路滇之爲滇譬則五石之瓠其形魁然而中空矣苦哉遠民庸有安日也毛公以三吳望族初試吉郡爲名司李學術醇正意氣軒遠識者業覘其爲公輔器屬差竣上加意遠方拔公於籍公從田間捧檄歷險到滇講求民瘼務得痛苦而撫摩之又目擊滇兵燹之餘驚魂未定殘喘初平與小大吏約捐滌煩文埽除浮費茹淡甘苦一意以安吾民大約寬於民而嚴於吏晉拙直而黜巧枉擿貪墨而拔廉靜去衙蠹而却鄉豪其他如施劑掩骼禁淫

詞章與梁諸善狀不及殫舉而諸大小吏奉公不言之隱睹公行事之實見其表裏初末勿雜勿二莫不澡心戢志大以束小小以束躬濺津津噓枯潤槁滇民之元氣復生機鬯孰匪公之陰植而明賜哉甲寅秋公及瓜將代滇之士紳愛公不忘問余一言爲贈余惟公之粹品如日月直聲如雷霆善政如雨露人人曰之茲行也必將有飛章舉刺寄耳目於至公至正之流採月日於曹好曹惡之外某某潔直揚之某某巧墨抑之某某不善事上官而民飲實惠必奪之羣吻之中而施以不測之榮若飲上池洞垣燭臙此又人人誦之服之雖然有進焉者方今

主上養無原之局百工乘不繫之舟朝端角爲訟場如颶母四面而罔知從門戶堅於戰壘如野葛橫生而衆爲勝此其可慮更有什伯於滇者夫在邊徼則邊徼安在朝廷則朝廷安釋擔於外秉衡於內公得無意乎

每讀先生文眉開十丈宦場惡習不獨一滇矣安得毛公者而一振之乎

王元翰南岳草自序

衡山于諸岳稱鴈行而表南服在昔黃帝箋奏天帝以潛霍爲其副以廬阜爲其使而禹王之刊隨也嘗登岳顛祭之感蒼水

使降授以金簡玉牒勒碑告成事藏之岫巖峰則平成之功岳實與有力于是岳靈滿天壤間然僻峙湖南去中原甚遠士大夫輪蹄之至者蓋亦寡矣予生有山水之嗜醉心于七十二峰已久懸冠後遂得浪遊乃偕一二方外友渡長江泛洞庭浮清湘而盤桓于岳者十有五日得詩數十首皆據其所歷而書其所見余非能詩者也域中五岳予遊其四惟北恆未著脚焉昔人謂五岳遊四甚愧之則予之謂也好遊如予終不令北恆笑我矣而余非能詩者也

王元翰未焚草自序

古人諫草多避人焚之懼章君過也余中年始第叨史館改
垣伏邸候命者二年餘於國勢之肯窾畏途之伏機與幻師之
線索有所窺破而亦有所奇中時同官者數人志同道合偶一
聚會談及時事往往獨出雜呈神飛義激致笑者怒者欷歔泣
下者歲乙巳得從諸君子後持筆侍天子於是乎移批鱗犯顏
之慙爲覆窟剪翼之力如食者病嘔必欲盡吐之而後已蓋今
上垂衣四十年局面亦多變矣二十年以前上勵精下任事廟
堂舉動上下受分之二十年以後上深居靜攝不示臣下以顏
色就中瑕釁莫可究詰以故上運於無原不能不默有所向而

默向則授奸以梯上藏於無形不容不旁有所借而旁借則張
奸以隙天子有厭易士大夫之心而又不必然其禍亂之說宰
臣陰行其便己之計而又自逃於乾淨之地善則歸己過則歸
君勤攻主闕開縱奸罔讀其詞貌骨鯁探其衷實谿壑此杜欽
谷永輩所爲臣子顧蹈之乎余生平痛恨誠不忍以彼易此已
酉春讒言疊至遂挂冠神武暴白破囊與都人士見之因縱遊
長河南北大江東南宇內名勝半在襟袖間而笥中疏草亦散
佚十二三所至友人索覽無以應偶檢所遺得若干首夫寬於
主德嚴於政本則茲草不必焚以此效愚卽以此興謗則茲草

海學
又不可焚古人其有以諒我哉然士固各有所宜余身將隱矣
焉用文之終亦必焚而已矣

王元翰送李懷劬之馬龍序

李公懷劬攝守吾甯未期也當事者才公題守馬龍甯之士民
重別公亦如前攝師宗曰師宗實僻于甯馬龍又不劇于甯何
奪甯而異之馬龍哉蓋馬龍以兵燹之餘喘息初定而瘡痍未
復視甯棘焉此當事緩急輕重布之之意諸紳士于其行也問
言于余余惟學者窮經致用統于根柢世儒不知經中有字仕
祇梯榮自仕學分而體用敗非其仕非其學非而所以仕學

非也心術未真則學術不正而流害滋大夫君子當讀書時見
良吏有不慕焉者乎見酷吏有不憤焉者乎此一念好惡幾希
不容昧蓋千聖學脉而百王治本也及夫釋躋登仕方圓蒼赤
眯目焉東西南北異位焉則境轉而心變故上者急之爲名高
卑者染之爲垢潤何怪乎循良如鸞鳳哉居恒簡點二三良吏
時苗爲富春令乘一特之官其去任也驅符留犢爲在官所生
不使俱去劉寵之守山陰也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出泣別因
贈以錢寵重違叟意人每選一大錢受之竊嘆寵固非染而苗
之所爲似微激耳三代以還吏治豔稱漢室史謂何武爲吏守

法奉公所至無赫赫名而去後常見思厥後當大議排巨奸抑
莽爲大司馬以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詞嚴義正又置身家利
害于度外矣是故牧民者與其爲苗爲寵毋甯爲武何者爲苗
寵易爲武難也河之發星宿經崑崙也澄然清也泓然平也及
其過沙漠陝汴則淆之而渾矣下龍門鬪呂梁則激之而鳴矣
豈河之源未清而性未平哉惟返其所以澄然泓然者而赫赫
名根刮削都盡裕國潤民取之而足矣甯爲州編甲不過三里
而賦繁于全滇逃徙強半公委守斯土撫凋疲若家人父子見
兩造訟庭多譬解而出未嘗指稽蹟而臆罰鉞未嘗借催科而

快析楊和平之氣薰人于聲音笑貌之外以故民之喜者親悍
者釋最稱政平至役關宮牆則毅然必舉弗踵前人之諉而遺
後人之難此予見其任事之一班也公嘗語人曰不佞拙誤處
不敢掩若立心爲不善不會帶此心腸面孔來噫僕閱人多矣
于公信之矣今甯之叟童惶惶眷眷不忍公去尤願得似公者
以繼公之後夫方去乃爾去後可知攝守乃爾實守可知故繇
前而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繁不同而官同官虛實不同而政
同政張弛不同而心同繇後而進于師宗也甯也馬龍也地邊
腹不同而官同官層疊不同而政同政巨細不同而心同心之

所根柢者然耳其以是爲贈何如

王元翰贈江川李達生邑侯序

滇去天日甚遠士大夫之捧檄守茲土率拂意規避以去卽有志在四方叱王陽之馭者見道里之嶮邈盜賊之充截室家之牽累與法網之疎濶亦多舉初心而少變之蓋地之能轉移人也如是吏治不興民生不暢職此之故而挺戈晝禦者百十爲羣所在見告遡厥所繇匪盡操戈者之罪也古今之滇一耳昔爲甯宇今爲覆巢昔爲樂土今爲畏邦固月異而歲殊矣其底止將何似耶維揚李公達生少卽隆隆有大名不儕齊俗以巍

科謁選得巨津守巨津無可守也臺司賢之委署黑井井滋澁弊而竈猾相習嘗所司往往甜其口而哽其吭致延折課額公受事數月杜絕一切餽例而平其權錘得徵解如期且曰吾不遠萬里爲牧民也奈何久處此脂潤力辭之會江川令缺復委視篆務至則濱湖一邑寥落衝罷公曰治小則吾才溢於治之外苟利民矣安在必於用大於是綜理辦章一意以靜民息訟爲主而輯流離清驛政剪抑豪強寬猛疾徐從實心實事中斟酌布之而神明敏捷決訟如流政暇則又取茂才之有志向者開會命題親爲點竄其文差等下上不厭煩數至所自奉則曰

惟費雲星湖一勺水以故兩年來民心愛戴士習彬彬不佞曾
三接公顏色貌癯聰癩身不勝衣其淵然抑然淡然枝葉斬然
而光韻自不可鬱遏竊私評曰夫夫古之人乎退而詢之邑之
父老曰公如昨也詢之鄉之父老無異詢之鄰封之父老無異
夫學者讀書致用患不真耳真則靡所不真豈山川道里家室
諸境地所能轉移哉公今滿三載考聲實孚洽人人呼視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天嗇公聽而侈公才德其將有所重畀于公平
若曰重聽奪聽烏知審聽之不在于耳也夫世人總總也吾不
知不足于耳目與不足于心志者其所關於世道之輕重巨細

也孰始

天亦嗇予以聽今治望已六載矣兢兢自守恆恐有愧于心
安得遇如先生者而一罄此衷乎

王元翰德鄰篇自序

己酉春予遭言未閱月拜疏出青門自嘆任事之拙與涉世之
難入山惟恐不深耳無幾何南北諸君交章引手或特疏或單
疏或酬疏或索疏或數人而一疏或一人而數疏此亦從來被
言者之異數矣區區之情不其揭然于天下乎諸君多夙不識
荆之士其熱衷正言毋亦國紀世道所繫微獨爲予一己也故

諸君於予不任德余于譖者不任怨鋒鏑之叢集則忠信之未
孚也辨駁之磯激則客氣之用事也矧取謗書暨頌言而衡準
之故吾具在夫復何尤雖然諸君不任德而余不可忘德自今
慎大于細慎微于著增修過于所至其德諸君者淺儻然世外
絕口徂中東影銷聲于世爲不足有無之人于己爲不受寵辱
之身其德諸君者深余當審所處矣用付諸梓以識一時之誼
若曰德不孤而鄰也則予豈敢

王元翰送李斗野藩伯入覲序

任天下事惟識與力邦伯斗野李公吾知之自楚事始方楚宗

之跳噪也人具知其有大不獲已者據其衷當事慰解之不善
至逢其怒而益逞非叛也顧以叛拉入之曾不得列齊民而當
辜夫楚宗高皇帝之子孫也高皇帝之子孫不市刑明訓森嚴
誰敢奸之公所以不能堪而決一去也未幾公去而楚宗刑陵
寢震驚壞二百年家法公去而楚獄明朝野訟冤想南海公風
裁則公以一身之去就培王國之氣脈身在事而論存身去事
而冤雪天下識與不識咸欲識公主上注念遠方拔公布政瀕
省至則龐眉皓髮鶴姿醜顏望之如蓬島中人而英敏出以安
詳惇大運以精覈空積案埽夙弊細及一錢一票靡不迎刃中

窾各釋然以去而公之慮滇尤遠也念有宋而上倏通倏塞萬里孤絕若懸九鼎于一綫倘或乘我緩急以丸泥咽鬼方滇不在玉斧外乎悉山川勢建開道謀於是乎取途西粵於是乎借費鹵井於是乎擇人相之於是乎乘時圖之以新井之出供新路既不苦無米之炊借夷官之欲闢夷方又適中乎用夷之法百年築舍之議公毅然以身任之夫明者見於未然闇者揀於事後在易之蠱曰蠱元亨利涉大川復有事也又曰革已日乃孚順乎天而應乎人夫蠱之象易見也惟蠱之于不蠱則君子不得不革于必革公固于利害之際鑒之早而籌之熟矣蓋

滇與黔倚命也粵與滇聯臂也滇不斷而黔可常存滇路通而粵有餘潤此舉政有造于黔而無損于粵者曩鳳克之變酋首雖撲滅業已窺我虛實今在在啓心戎索脫手桀鷲益甚蠱而革幾動矣彼狃常膠柱者縱百喙能保數十年無事乎哉即今日之路開也於公何利即今日之路塞也于公何害公豈喜事慢嘗不知泛泛涉世之爲福者哉是故繇爭楚事而言則公之識在事先而身防其漸于後繇開滇路而言公之識照事後而力杜其患于先識見力量從淡泊甯靜中拓出此真經濟真學問也公今以觀行主上面召大小臣工聚晤一堂霽色溫言如

家人父子暢數十年之鬱惟是巖廊之上是非所是非非所非
郊國之間烏不爲烏鵲不爲鵲此盧扁望而却走之候也公以
治行異等上必改容接之願吾公以定一事之是非者定天下
之是非通一方之血脈者通天下之血脈則銷鑰可也鼎鉉可
也去處兩無負惟天子所使矣

李東宏山楊先生文集序

蓋聞之德成而上者也藝成而下者也德成固不可及藝成亦
難言之蓋藝有二道爲凡興者流爲著述者流兼是二長而後
成藝然自不行殊科故德藝兩岐若藝出于德則德固有言豈

判然上下乎哉吾里宏山先生以省元舉進士讀中秘書補諫
垣值外艱歸奉母不出當路者累疏薦起遷右垣請病歸遂不
出坐一小樓探討載籍古今人物之繁夥天地陰陽之隱奧無
不博綜而冥會作爲詩文有遺稿若干卷鈔諸梓其會孫春元
遂初君德屬東爲敘旣拜受之讀其詩言暢而意美讀其文詞
正而理備蓋比興著述綺互融徹可謂藝之成矣然先生高節
清風冰雪同其皎涵容蘊籍淵海同其深踐履精純圭璋同其
粹蓋創道義之塗入性命之域者也則夫窮載籍而發揮於詩
文豈備糟粕飭輪轅者哉後之人玩其藝者可以考其德矣東

淮粵
也涼且倭曷稱是役然兒童時猶及見公卽知嚮慕今請歸里
者十年於茲乃得先生之文而讀之幸矣又得挂名其文字中
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尤非深幸者哉是爲敘

李元陽送賓川守蕭省庵序

愚讀周禮命官教民之法未嘗不輟卷嘆息以謂三代之際其
士豈必素賢其民豈必皆可使當王道備習俗成而仕者久於
其官民亦習於其令上下相知如家人父子好惡憂樂情靡不
通卽有兇頑不率之徒厠乎其間衆必共憤而薙之然則世之
之否泰固係乎官而官之賢不肖則係乎任之久近章章然矣

而近代設官卒不久任者何哉或曰古今不相沿卽使久任之
法行於今日其効未必盡如三代愚曰斯民也三代之直道而
行者也夫豈以今日而有異乎觀蕭侯之牧吾賓川可以徵之
矣賓川在葉榆境自以山川隔越深阻之民負固爲盜宏治初
始割其地置州設牧其建置迄今始且百年而盜賊固自若也
嘉靖三十二年蕭侯以楚雄節推遷知州事下車之日有言於
侯者曰州之上田以盜而荒州之戶口以盜而減州之賦歛以
盜而逋州之訟獄以盜而莫究州之兵戎儲貯以盜而罷且竭
盍起而圖之侯曰姑舍是頃之又有言於侯者曰盜出矣侯曰

昔嘗有之乎曰頻年然也曰有以禦之乎曰無侯曰姑舍是日
惟修刑政治繁冗宴然若無事忽及三年議者曰侯始自治其
身者乎侯嘻嘻若罔聞忽一日奉狀詣上大夫曰牧不敏乃今
知所以治此州上大夫愕然曰誠如所列則去盜安民若運之
掌矣遂下令一如侯請以某董其事以某董其兵以某兵扼其
吭以某兵搆其巢首尾巨細曲盡機宜勦勢既立我威既揚侯
乃誓師曰有願爲我民者立此旗下勿殺賊聞之悉趨旗下稽
首若角崩者以千衆乃縛其渠魁奏凱宴樂上大夫上其事旌
賞有差道路相目曰侯昔日云云孰知其有今日乎於是土田

日闢戶口日增賦歛子來訟獄不興兵戎有程積貯斯盈今日
之賓川非復昔日之賓川矣夫道必積久而成物有待時而化
使賓川而不遇侯如盜藪何侯不久於任如賓川何此古人所
以爲吏長子孫至以倉庫爲氏良有由也以侯之功當膺特賞
今稍遷永州郡丞而去雖不滿人意然常保其牧賓川之心以
佐郡永州之人必陰受侯之大賜蓋久任之法雖不行於今而
侯不求速化之心固已得古人之遺意愚不逢久任之法良用
慨息而獲見不求速化之人大有可喜者故因諸鄉士之請特
書此以爲贈

捉筆輒見本源彼塗澤為工陵駕為古者較此都同嚼蠟

李元陽贈賓川牧南江胡侯序

余頻年過會垣值胡侯令昆明見其樸質謹厚私心知為循良也然繁劇之地恐非所宜退而問諸父老稱其節愛上官嘉其幹濟乃嘆為周才焉夫附省之邑上承監司部使外應驛道賓旅一日之內常以一人之身為數十人之役擊拳曲跼瑣屑煩猥之事填埤於前後呼召並至唯諾無閒不能分身應答故喜者常少而瞋者常多奔走送迎供億應對得於東或失於西遲速相形人我異見勢之所必至者誰能設身處地而曲為之恕

乎是故譽者未出口而毀言已盈耳矣况需求百出紛至沓來匆遽倉卒取辦於臨時欲民之無怨更難矣此省邑之令獲乎上未必獲乎下獲乎上未必獲乎下未有上下並獲者也故二十年內為昆明令者重則逮係輕則黜落求不為上官所瞋下民所怨十無一二又惡敢望其見賞於大吏獲譽於黎元哉乃胡侯以樸質謹厚獨得由昆明令遷賓川守此其人可知矣及至州適逢兵事督撫重臣出不意親臨其地勢如山崩聲如雷厲從官千騎帶甲萬人糧餉責其轉輸餼饋須其擘畫當此之時雖有敏者莫知措手而侯為之裕如泛應條達卒之上無訶

責民無震恐凱旋之奏克咸厥功於戲有若人者顧不謂周才
矣乎萬厯乙亥秋按院郭公獨特風裁不輕許可州邑守令爲
公與者不數人而侯與焉學之師生鄉之縉紳不遠二百里介
兩生謁余於蒼山草堂乞一言爲侯贈余曰侯之取此皆自其
樸質謹厚中得之彼以巧捷獲上而民不與者可以戒矣

避實擊虛而實際已無不透其描寫首縣情狀一段是自昌
黎送李端公使幽州序得來

陶珙重錄雪山詩選序

吾滇自盛覽張叔從學司馬相如歸授里中子弟騷雅一脈由

漢唐及今如機絲之可引不謂金碧蒼洱無人焉閨以寂也近
代蜀楊用脩太史與永昌張南園父子太和李中谿諸名碩互
執牛耳名建鼓旗方駕中原睥睨七子不謂金碧蒼洱有人焉
宏以肆也然有不盡然者蓋詞章之學小道耳孰若用於世者
之能出其所抱負與君民相接德被蒼生功施社稷卽文章亦
追謨誥雅頌之爲愈哉如麗郡世守今晉參政生白木公厥祖
恕卿卽其人也珙不及見恕卿公爲人幸猶見其文章且稔公
天賦孝友更濟之以忠貞眉道人縷述甚備周張兩相國董葉
兩宗伯稱公文品尤媿媿不倦余復何庸贊一詞適宏辯安仁

二上人從悉檀請藏來南都生白以其家藏雪山詩選遺我徵序余讀而嘆曰芝無根醴無源而世之稱芝醴不絕者豈不以芝醴少而見珍與滇入元明職方已三百餘年固不乏能文章爛吟咏之大夫君子然求之諸世守中蓋鮮雪山詩規撫工部觀所爲五律已有工部一體而獨於君民朋友間惻惻款款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於工部之眷戀君國若合軌轍得時而駕不啻過之則恕卿公之詒厥可思而生白之象賢繩武光大其餘緒欲與海內還之渾噩者卽起厥祖於九京可無愧也已集中評點悉出用修南園禺山中谿之手使其流傳海內豈惟家

乘實傳詩譜豈惟吾亢吾宗實能吾張吾楚千載後金碧蒼洱有人焉無人焉世必有知之而樂道之者惟念恕卿公往已生白出處高致於白香山龐鹿門爲近時亦現身說法詎沾沾綺語榮名爲余不佞倘得謝羈勒尋盟勝峯悉檀間持徹師所結集曹溪一滴與公問飲光拈花處公肯許我入室否也

此爲南工部郎時所作公姚州人天啟辛酉舉人官至寶慶府知府兄副使璉萬厯庚戌科進士會續陶南村說郭以博雅稱載通誌



